

最新叶雯作品集

一种无怨的等待



叶雯作品

一种无怨的等待

一种无怨的等待

叶 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一种无怨的等待

叶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04-03243-8/I·557

定价：9.80 元

楔子

“搭乘 SA—234 往香港的班机快要起飞了，还没上机的旅客，请赶快……”

林绮在飞机上听着空姐的广播，手里玩着医药箱的带子，眼睛看着窗外，无聊的等待飞机起飞。

她是位准医生，由于自己的努力再加上已故父亲的特意栽培，使她能一毕业便马上通过考试，成为合格的医生。为了庆祝自己顺利过关，她特地抽出十几天的假期到大陆玩了一趟，手中的医药箱则是为了预防自己在旅途中受伤或生病而特地随身携带。此刻，她正搭飞机往香港，以便转机回台湾。

飞机起飞一阵子后，绮妙不安的看着窗外，也不知怎么搞的，最近右眼度一直跳。她并不个迷信的人，不过心里仍是很不安，好像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一样。

“喜、怒、哀、乐。”绮妙小声的数着。嗯，应该是喜事。她才不管别人是从哪一眼的哪一边

算起,反正依她乐观的个性,不是喜事就是乐事,绝不会有怒和哀。

稍稍安心后,绮妙打了介呵欠,准备睡觉。倏地,机身一阵剧烈的摇晃,舱门上的红灯突然亮起。

“请各位旅客镇定下来,飞机只是遇到乱流……”空姐试着安抚惊慌的旅客。

绮妙觉得自己的眼皮跳得厉害了,几乎牵动着整个脸颊,一股不祥之感由心中升起。

果然,一阵阵呛鼻的烟味由机尾传来,耳边响起其他旅客害怕的尖叫声,她内心不禁惊慌起来。正当她想拿出救生衣时,脑中又传来一阵晕眩,绮妙反射性的抓紧手中的医药箱,眼前一黑,便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高高的抛起……

她昏厥能的最后一个念头便是:我就要死了!

第一章

绮妙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抛到另一个时空来，她轻叹口气，回想着出事当天的情景。

她被飞机爆炸时的巨大力量抛送到古代来了，一个没有电视、没有麦当劳的地方，唯一熟悉的，是她从二十世纪带来的医药箱。她觉得好委屈，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

不过她算是运气很好的了，正好被一位老婆婆救起。蔡婆婆对她这个身着奇装异服、还带了个丑陋的小箱子，连自己身在何处、哪个年代都不知道的怪异女孩深感同情。

她花了好多时间才说清楚，这里是中原北方，不是什么中华民国，也不是什么人民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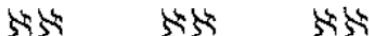
最会绮妙感激的是，蔡婆婆大方的把自己山上的小木屋让给绮妙住，她老人家则早已经搬下山和儿子住在一起了，甚至在下山前还曾经诚意的邀她跟他们一块住。

“你要是不想一个人住山上，就搬来和我们

一起住，反正只是多添一副碗筷而已。”蔡婆婆亲切的说道。

“不了，婆婆，你让我住这儿我就很感激了，哪敢再麻烦您呢？绮妙回绝了婆婆的好意，不想离开这儿。因为这里是她被送到古代来的第一现场，她想找找看是否有回家通路。

“唉！”想到这里，她不禁又叹了口气。她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却什么线索也没发现，真是不晓得该如何是好，难道真要在这里困一辈子吗？



清晨天未亮时，绮妙便出处寻找野果、野菜、顺便找一些有用的药草。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就变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乖宝宝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没有电视可看，最主要为了节省蜡烛的用量。她现在最怀念的就属电灯了！毕竟一个的待在荒郊野外，四处又是黑漆漆的，还是挺吓人的！

天刚破晓，森林内仍然幽暗，绮妙为了多采些药草，整个人钻进更深的杯子内。走弯弯曲的兽径，爬过几个斜坡，又钻过一些矮叶，她终于满意今天的成绩了。正要打道回府时，已是日照当头。

阳光从树叶间洒落，照亮了幽暗的森林，也将地上的红色露水照得闪烁，煞是好看。

不对啊！红色露水？地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露水呢？绮妙惊讶的想着，赶忙低头查看。

“啊！是血！”她惊呼。有人受伤了，看样子还伤得不轻。医生的责任感让她担心这人的伤势，于是循着血迹，她开始找寻病人。

就在茂盛的树丛后，她找到了一个隐密的山洞，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洞中躺了一只动物，由外面的血迹看来，它的伤势颇重。看它动也不动的躺着，大概是已经陷入昏迷的状态。

轻轻的拔开遮在洞口的藤蔓，绮妙小心的走了进去。

天啊上是头狼。一只巨大的黑狼！

开玩笑，狼！可不是个花鹿、小白兔。绮妙心中充满恐惧，正想打退堂鼓时，耳边却传来它痛苦的呻吟声，揪紧了她的心。她不能见死不救，虽然它是一只狼！况且看它这样子应该也没有力气伤害她。绮妙说服自己，只要帮它包扎一下就好，至少这样她就不会良心不安了。

见它还没醒来，她勉强壮起胆来，小心的走进去查看它的伤势。伤口在肩上，四周已有化脓溃烂的现象，绮妙越检查眉头皱得越紧，如果再不尽快处理，它就活不成了。

“喂！你真命大，还好是遇上我这个二十世纪女神医，不然你就完了！”对着昏迷中的狼吹嘘一番后，绮妙拿出看家本领开始处理她来到主代的第一个病患。

忘了将近两个钟头，她好不容易才将伤口处理缝会好，并且绑上绷带。这其中还不包括她赶回木屋内，从她的宝贝医药箱中拿出剩下不多的药物、绷带，以及用煮沸的水消毒缝会工具所花的时间；她可不想让她的第一个病患因感染而死。还有，她也顺便带了些食物、清水过来。

终于大功告成了！绮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松了一口气，看来应该是没问题了。

过没多久，只见它动了动，低低的呜咽几声后，张开眼睛困惑的望了望四周，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看见绮妙，它马上对她低狺，露出狰狞的尖牙，并挣扎着要站起来。

“喂！你别动啊！”她紧张的向就阻止。

见她靠近，它马上不客气的大声咆哮，整个身体弓了起来，好像要跳上去撕咬她。

“嘿！你别那么凶嘛！”绮妙识时务的迟后几步，心里焦急的看着它移动，担心伤口又会被它扯开。果然，只见它呜咽了几声，整个身体又跌回地上。

“啊！”绮妙惊叫一声，赶紧跑上去查看伤势一边看一边骂道：“叫你不要动，你就是不听话。我最讨厌不听话又硬要逞强的病人了！”说完还不忘瞪它一眼，根本忘了她的病人是一只狼。

大概是感受到绮妙的心意，它不再对她龇牙咧嘴的，只是安静的趴着让她检查伤势，并呜呜的哼了几声，像不满她的责备。

“还好没扯开伤口。”绮妙放心的吁了一口气，低头看见大黑狼乖乖的趴着，知道它已经了解是在帮它，不是要伤害它。“遇到我算你命大，不然你现在可能已经回老家去了。”她喃喃的说着。转身拿起竹筒，倒些清水让它喝，看它喝得差不多后，又拿了些食物喂它。

饱餐过后的大黑狼显得有精神多了，睁着一双圆滚滚的眼睛直看着绮妙。

“你在这里休息，不要到处乱跑，我先回去一下，晚一点再来看你。记得！千万不要再动到伤口，否则后果请自行负责！”她威胁加警告的说完后，就转身去收拾东西，并没有注意到黑狼眼力闪过一抹慧黠。

绮妙离去豹，又不放心地对黑狼叮咛一遍，见它听话地趴着才满意的转身离开。



回到小屋的绮妙赶忙生火煮较营养的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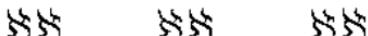
物。她来到方代最先学会的事，就是生火和煮饭。

为了不饿死，她当然得很努力的适应环境。还好她曾经当过童子军，学过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不然早就完蛋了！

一想到刚开始时，火还没生起来，脸就黑了一大半，衣服也黑了一大块，好不容易把火生起来了，却又把饭煮得焦黑或米生不熟的，绮妙就不禁好笑起来。

早知道会被弹来方代，她就去读家政系而不是医学院，这样至少现在的生活会好过一点。不过经过一番磨练之后，她的技术可是进步多了！如果再回到二十世纪，铁定能得到生火冠军，想到这里，她不禁又哈哈大笑起来。

“嗯，墩些肉汤好了。”拿起昨天婆婆叫她儿子送来的肉干，丢入锅中煮，绮妙开始整理今天找的药草。



中午时分，绮妙循着早上走过的路径，又回到山洞前，悄悄的走进去。只见大黑狼乖乖的趴在地上休息，一听到声响，立刻机警的抬头望向洞口，看到是绮妙，只低低的叫了几声，又低

下头趴回地上。

她小心的检查它的伤口，知道大黑狼没到处乱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奖励似的摸摸它的头。

“我带了些肉来给你吃。”绮妙边说边从篮子里拿出肉，洞内一时香味四溢，看着黑狼嘴馋的模样，她不禁笑了起来。“来吧。多吃一些，才会早点好起来。”

它狼吞虎咽的嚼着肉，绮妙则乘机帮它换上新的绷带和药膏。见它吃完，却意犹未尽的舔着嘴角时，她又喂它喝些肉汤。黑狼低吼几声后，终于满足的趴了下来。

离去前，她留下剩余的肉汤和清水，还告诉黑狼她傍晚时会再来，顺便会辩它带来晚餐，要它尽量休息不要乱到。

傍晚，当绮妙再来到山洞时，竟看到黑狼吃力的拖着身子在洞内走动，这使得她异常生气。

“当病人就要有当病人的样子，不要老是不听医生的话，想要反抗医生……”绮妙像在训病人一样唠唠叨叨地骂着大黑狼，也不管它听不听得懂。

唉！没办法，谁教她的职业病又犯了呢！

随着黑夜的来临，她终于放心的转身回木屋去。黑狼吃完晚餐后，便沉沉的睡去，可能是

因为下午的移动耗费它大多的体力。

她就这样照顾着黑狼，一直到第三天早上，当绮妙再来到山洞时，竟发现已经“狼去洞空”。她若有所失的看着山洞，知道它已经走了。

“大概是回家了吧！希望它不要再受伤才好。”她喃喃自语。

沉浸在失落之中的绮妙，并没发现森林的暗处正有一双眼睛专注的凝视着她。



午后的阳光从树叶间洒落，照在绮妙的脸上。她不禁用手遮在额前。微微抬起头来看了看。“唉，不知道那只受伤的狼怎么了？”一想到它带着未完全痊愈的伤势离开，她就很担心。

突然，马蹄声打破了林内的静谧，绮妙警觉的竖起耳朵倾听。“奇怪，怎么会有人来？”

因为木屋的位置十分隐密，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她每次出去找食物时也都很小心，所以绮妙根本不担心自己一个人住在山上。况且，这几天除了大牛——蔡婆婆的儿子——曾上山来看她之外，她根本没遇过半个人。

不过，绮妙还有点紧张。应该只是骑马路过的人吧？她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是……不对啊！马路声越来越接近，也越来越大声，这分明是冲着自己来的，她慌张的想着，脑海中浮起了“强盗”两个字。

“天啊，我不会这么衰吧！”她轻声哀号，脚可没闲着，赶忙跑进屋内寻找一些可用的东西当武器，但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根破扫帚。

拿起来挥一挥，还满顺手的。绮妙双手抓着扫把，连忙跑到门外，躲到屋旁的大树后。

她心里非常后悔，以前没有趁闲暇时学些路拳道、空手道，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算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菩伊、佛祖、那稣啊！请保佑我吧！只要过了这一关，我一定会给你们天天烧香的。拜托！拜托！

看来绮妙真的是吓坏了，不但请了菩萨、佛祖、甚至连那稣也给找来了，可说是中西会璧。

只是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打起来，而忘了保护她。

随着达达的马路声越来越接近，躲在树后的绮妙心跳也越来越快，整个耳朵只听到自己“卜通、卜通”的心跳声。

但就像出现时那般突然，马路声消失了。一下子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四周又恢复了原先的宁静。

“咦，怎么没声音了？”绮妙觉得很奇怪，偷

偷的探出头来往外瞧。

只见一匹俊逸非凡的黑马停在自己的屋外，而她房子的大门半掩着。嗯，看样子好像只有一个人。绮妙壮起胆子，拿着扫把悄悄的走了过去。黑马一看到她。轻轻的鸣叫了几声。

“嘘！不要吵！再吵我就把你煮成一大锅马肉。”她回头轻声威协，并往木屋走去。就在这时，她整个人撞上一堵既结实又坚硬的肉墙。

“哎哟！痛死我了。”她摸摸差点被撞扁的鼻子，生气的抬起头来，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不长眼睛，竟然敢挡住她的路。

一个异常高大的男人站在眼前，由于他的位置正好背光，绮妙只能眯着眼端祥他轮廓分明、线条粗犷的脸孔。虽然无法看得很清楚，但他刚毅的面孔却令她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心跳又开始加快。

绮妙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来，暗骂自己是个花痴，又不是没见过比他长得更好看的男人。她就只顾着专心骂自己，全然没感觉到他全身散发出来的冰冷气息，更没发觉到他黝黑的双眸像是要望穿人心般的瞅着她。

骂完自己后，这才想起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绮妙连忙又抬头问道：“你是谁啊？找我有什么事吗？”见他不说话，她又问道：“是蔡婆婆叫你

来的吗？”还是不说话，这努人不会是个聋哑同胞吧？可是看起来不像啊！大概是没听清楚她说的话吧。

于是绮妙用双抵着手中的扫把，顺势跟起脚尖，朝他耳朵大声的又问了一遍。

只见他耸耸肩，但抿紧的双唇却泄漏出他的不悦。

“哼！不理我，那我也不理你，看谁厉害。”她不悦的推开他，嘟着嘴往门口走去。

忽然，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箍住她的腰，绮妙整个人被举上马背，困在那陌生人的怀中，马蹄声再度响起……看着木屋离她越来越远，绮妙这才惊觉到自己被绑架了。

“喂，放我下来，你找错人了啦！我又不认识你。喂！你快放手啊！”绮妙挣扎的大叫，可是越挣扎，圈在她纤腰上的手臂也越用力。绮妙无助的望着飞掠而过的树木，实在很想痛哭一场。

她应该听婆婆的话，不该一个人住在山上的，绮妙懊悔不已。



经过一段时间的惊慌与挣扎后，理智终于抬头了。

“镇定，我要镇定下来。”绮妙无声的告诉自己。顿时，理智开始运转。

由于不知道这男人的意图，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静心等待机会脱逃，绮妙冷静的筹划着。还有，为了防止自己脱逃之后，没有办法回到小木屋，她应该记住他们所走的方向。打定主意后，她不再沮丧懊恼，开始认真的注意起四周的景物和方向。

迎面袭来的风让她双眼刺痛，长时间注视若四周的景象，则会她眼睛疲惫。天啊，到底还有多远哪？都已经骑那么久了！揉揉酸涩的双眼，她继续努力留意四周环境。

听着规律的马蹄声，眼皮沉重得像是挂着千斤重担般，绮妙的意识开始模糊，她非常努力的抵抗着瞌睡虫，可惜她的头还是不听话的频频往下点，最后只好宣告投降地坠入梦乡。

低头看着怀中的人儿，他放慢黑马的速度，调整了绮妙的姿势，让她舒服的依偎在他怀中。沉睡中的佳人好梦正甜，莫无痕冷硬的脸孔因此软化了下来。

不要怪我，小东西，我实在不放心你一个人住在这人烟稀少的森林内，何况你还救了我一命……他在心里述说着“绑架”的原委，不禁搂紧怀中的绮妙，加快速度地奔往寒月山庄。